



故里

有鸡儿的老家就活着。

在老家的记忆里，好多角落都能看到鸡

的身影。麻鸡、白鸡、花鸡、公鸡、母鸡、阉鸡，大大小小，只要太阳不下山，鸡们就游逛在房周围，嬉戏在草堆里，相会在牛厩楼上，追在人背后。入夜，鸡是睡得与老家人最近的精灵。夜里，鸡惊醒，老家人也惊醒。鸡儿陪着老家人一天，一年，一辈子，伴着老家人晨与暮，见证老人生与死。

那个年头，在老家，能养猪的人家就是小康之家，能养牛的人家可就是大户人家了。再穷的人家，只要不关门闭户，就得养几只鸡。老家人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绝大多数人家就天天忙着肚子熬日子。过年过节要吃肉，招待至亲要有肉，灶上需要油盐酱醋，娃需要糖果……就靠鸡蛋和鸡了。鸡儿自家孵，刚出生的小鸡，个个毛绒绒的，在老家人眼里，就是枚枚滚圆的金元宝。小鸡再大些，逐渐就分出公母啦。母鸡长大留着下蛋，公鸡长大要么被吃了，要么被卖了。老家人明白，日子要过下去，少了鸡不行。

那个年月，对老家人来说钟表是稀罕物，一个村子里有钟表的只有村长一家。老家人

## 老家的鸡事

□ 李路

人被称为“瘟鸡”，话多的人被称为“聒噪鸡”，好斗的人被称为“大公鸡”……日久生情，这情有爱也有恨呀。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老家。他们有的成家他乡，有的打工外出，有的落户城市。老家的人少了，鸡也渐渐少了。老家的鸡少了，可老家断壁残垣多了，不少人家院墙内外荒草萋萋，蓬蒿采采，陪着老家不多的几户人家过完一个又一个冬天。

近年，猪的身价猛涨，不少人家改吃鸡肉。可这些鸡肉就是没有老家的香。这些多从养殖场里出来的鸡，住在保温室里，吃定量，喝定量，四五个月就长得肥肥胖胖，怎能像老家的鸡那样飞过高墙，跳过深沟，钻过密林，与猫斗过架，和狗抢过食？那些圈养的公鸡儿连小母鸡也未多见，就走完了一生。

我所在的小区，不久前有几户人家养了公鸡。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这些入城的山炮鸡分不清白天黑夜，生理紊乱，想叫就叫。夜半鸡叫，在老家人心里是要死人的。当我夜半听到公鸡叫时，常常失眠。我想，此刻失眠的应该不只有我一人。我在想着老家的鸡，想着我那越来越远的老家。

我也想搬几只老家的鸡到城里来，可是我明白我无法把老家也搬到城里来。

世相

## 顺竿爬

□ 杨清舜

有种流行病叫“拍马屁”，我们云南德宏称其为“顺竿爬”。

小时候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听明明爷爷讲故事，附近一位从外地来做生意的人来串门，坐下后那位生意人就海阔天空地吹起牛来。其实，生意人吹的没什么大道理，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可邻居二愣子却竖着耳朵听得如痴如醉，不断地说生意人的话让他增长见识，说生意人厉害。讲了近两个小时后，生意人的话仍如倒豆子般源源不绝，明明爷爷站起来说：“啊，不好，下边有只老鼠顺竿爬！”我听了立即往明明家的院子望去，却不见哪里有老鼠顺着竿子爬。但这时，生意人却不再说话，几分钟后即约着二愣子走了。

后来，我问起明明爷爷为什么说“下边有只老鼠顺竿爬”，明明爷爷告诉我，是讽刺二愣子什么都听那生意人的，只会拍马屁，和老鼠顺着竿子爬一样，我才恍然大悟。

30多年后的一天，在明明工作的那个城市里，我请多年不见的明明和一伙朋友吃饭，已在一家单位任行政科长的明明带了单位的领导前来赴会。面对一桌朋友，明明先是介绍单位的领导来自某某名牌大学，接着介绍领导的为人、成绩、权力影响。待大家自我介绍完后，明明又忙着介绍领导对人怎么地好，处理事务怎么有魄力。明明介绍完后，其领导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政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明明则在旁边不时附合，于是大家都没有话好说了，一伙好朋友最终不欢而散。在大伙走尽后我不满地对明明说：“才几年不见，你怎么就变成了‘顺竿爬’了？”明明笑着说：“唉，没办法。”他说，他最初到行政单位时，说什么话都是直来直去的，不懂得顺竿爬，所以处处碰钉子，后来终于得人指点，学乖了，懂得拍马屁了，也混得顺利了。我沉吟半天，只能说：“看来你小子要当一辈子的‘顺竿爬’了，要是你爷爷知道了一定会揪你耳朵的。”

一说到顺竿爬，拍马屁，就想到和珅。他该是拍马屁的大老总了。他的功夫也真是了得，把乾隆皇帝拍得熨熨帖帖的，自己就顺顺溜溜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至于他私人家的银子比国库的还要多几倍。拍马屁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取悦于人，从中得点好处。拍着拍着，弄钱的机会就来了；拍着拍着，当官的机会也来了。于是就青云直上了。而这一切，是任凭一个老实人如何勤勤恳恳地工作，都难以获取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拍马屁和顺竿爬也属于一种生存的本领，而且是很要功夫的。没有甜甜的嘴皮不行，没有厚厚的脸皮不行，没有软软的骨头也不行。若能做到这三点，就算是修炼到家了。

人物

## 等待蝉鸣

□ 何圣林

太阳悄悄从水里钻了出来。微风拂过，鱼漂在粼光中忽隐忽现。我揉揉有些刺痛的眼睛，收起鱼竿，走到一棵歪脖子柳树旁边，重新打窝。

那边走来一位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即便在如此平坦的景观道上，她也是步履蹒跚，小心前行。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停了下来，像变戏法一样，从小桶里拿出小凳子和一根早已失去光泽的纤细的鱼竿，理了理满头银灰的头发，向我笑了笑。

“早上好，来钓鱼啊。”我跟她打招呼。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最近我总是喜欢首先和陌生人打招呼。

“嗯，钓鱼。”她说话的声音同我身旁的老柳树一样苍老。

我生活的这个小城，河流遍布，常常见到女人钓鱼。只见她拿出撒饵器，装上饵料，夹住竿稍，开始一节一节往外抽鱼竿。竿稍渐渐弯向河面，她抱紧鱼竿，倾身，双手向外递出，小心翼翼地抖下饵料。

一切都是那么熟练那么自然。

钓窝打得不是很远，还好河床是平坦的，再近也可能有鱼。她盘好线，试好鱼漂，并没有急着下钩，而是从身后的草丛中捡来两块红砖，稳稳地压在凳子腿上。又从小桶里拿出一台收音机，调好频道，悦耳的戏曲声就在河面上荡漾。她开始抛钩了，左手拿钩，右手持竿，用力一抛，鱼钩在她面前划了几个漂亮的半弧，荡来荡去，最终落到钓窝的地方。

她竟然忘了穿诱饵！我刚想提醒她，她却离开了，鱼竿就插在凳子里。她走到一棵茂密的柳树下面，朝树上瞅了一眼，低头寻一块干净的草坪，坐了下来，眼睛就盯着鱼竿。

姜太公钓鱼！我不禁“噗嗤”笑出声来。小时候就听大人讲过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人家钓的是王和侯，而她又在钓什么呢？

在我蹲下穿诱饵的那一刻，余光一瞥，发现女人还坐在那。有一阵子，我确信她不是来钓鱼的，倒是来看我钓鱼的。

天气渐渐炎热起来，耳边只有一声

高似一声的蝉鸣。我收起鱼竿，一抬头，女人还坐在那，一动不动，像尊佛。从没见过这样钓鱼的，我不免有些好奇和一些担心。

拎起鱼箱，我径直向女人走了过去。

“天热了，鱼不吃钩了。”

“再等一会，还没到点。”她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我分明看见手表里的指针压根就没动，一直停在上午9点40分。

“手表坏了，早过这个点了。”

“是吗？可蝉才刚刚叫。”

“这蝉上午叫，中午叫，下午也叫，你能知道是几点？”

“当叫声连成片的时候，就到点了。”

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了，掏出手机：“没错，现在9点52分。”

“你那时间不准，到点了，老头子就会收拾鱼竿，和我一起回家。”

老头子？除了我这个准老头子，哪里还有老头子？我向那空无一人的鱼竿望去，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她朝我一笑：“他走了381天了。我家老头子没其他爱好，就喜欢钓鱼。他听着戏曲坐在河边钓，我就坐在树下看他钓，听着蝉叫。你听听，这蝉的叫声，比收音机里那唱戏的还好听哩。”

“这蝉叫声也能好听？”我摇头苦笑，耳边那吵闹的声音，除了令人烦躁还是烦躁。

她的目光移到树上，又说：“会叫的是公蝉，你们男人是不懂蝉的叫声。这蝉啊，一生很凄苦，大半生在黑暗中度过，一朝蜕皮变成蝉，也活不过这个夏天。可这个夏天，是它们最美好的时光。”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你来钓鱼就是为了听蝉叫？”

“嗯，以前是老头子骑车带我来钓鱼，现在是我带他来钓鱼。”她揉了揉有些麻木的腿，站了起来，又说：“刚才那棵树上的蝉叫了个把钟头，这回不叫了，它等的那个已经到了——到点了，我要和老头子回家咯。”

我怔怔地望着女人的背影消失在路口，侧耳倾听，在“知了知了”的叫声中，隐隐约约听到老伴叫我的声音。



捷足先登 李陶 摄

## 滇土紫砂的温度

□ 汤云明

一壶紫砂摆在眼前  
亦酒 亦茶 亦诗  
泡煮出满腔 浓浓的乡愁和情谊  
让人在草木间  
畅饮成回归自然的气度

曾经用过搪瓷  
玻璃 陶瓷 金属的杯壶  
当与紫砂不期而遇  
一见倾心  
享受过甜美生活的原汁原味  
心眼里  
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存在

滇王金樽豪饮  
土陶解渴 指点乾坤  
可惜 他没有品尝过紫砂的温度  
这个夏天  
我想重回滇国故土

找一壶紫砂 最好是云南味的滇土  
面朝滇池 泸海 抚仙湖  
与大王对酒当歌  
在美酒 香茶 滇山 云水间  
高山流水话知音  
陈年佳酿品传奇

风从泥土深处溢出  
又从古滇国吹过  
带着青铜和鱼虾的味道  
一路收纳  
市井生活的表情和百态  
也带来 战将凯旋  
和 紫砂扬名天下的荣耀